

##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

### 鬼佬比丘

「今早客堂師父出發移民到他國去了，歷來已有不少出外去。但可有他鄉來者？」眾小孩中的女孩問老師父道。

「不多，不多。」老師父停下來，思索道：「往他國者，絡繹於途，他方來者，我只認識一個，人皆稱他鬼佬比丘，這稱呼含有貶意，當然不喜歡，常為此跟別人頂嘴。可是鬼佬是統稱，所有老外的代名詞，習以為常，並沒有低貶之意，這些爭拗既無謂亦無日無之。十年如一日，鬼佬比丘如一般學者般，執拗要正名，擇善而固執，而一般大眾習以為常的稱呼亦難以更改，矛盾之處是鬼佬比丘常謙稱自己是蠻夷，中國是文明古國，中國人是文明人。其實他除了外表是道地的洋人外，他的每一個細胞沒有不是中國血統的。他比文明更文明，比中國人更中國。何以故？他除了對西洋學養豐富外，更精於中國古文化，四書、五經、老子莊子、史記戰國策外，不論古文、文言文、尺牘，他皆精通，甚至開課教導中國人，真有點諷刺丟臉。當然，中國佛教他亦瞭如指掌，各朝高僧行誼、著作他皆涉獵。因此，我們對他既不喜歡，亦畏懼。他常言中國是一個寶藏，我們身為中國人，幸福而令人欣羨，他只是個蠻夷，到來汲取文明養份。」

「那他在這裏做些什麼？有什麼建樹？」一位男孩好奇問。

「早期香港是佛教一個重要的地方，除了各地重要法師駐留，過境外，更是佛典的集中地。孤本、絕版、重要的經書，皆能在這裏找到，因此，很多學者，法師俱來尋寶。」老師父得意道：「鬼佬比丘當然不甘後人，他在這裏搜羅很多佛典，從新整理、出版，憑著些微供養，一點一點印製，拿到各寺院藏經閣去保存，因此很多寺院他都曾住過；很多藏經閣他

皆歎過。偶遇到好學者必餽贈叮囑，還跑到書局去推銷，別人見他老外形狀，總會遷就配合，可是銷路奇差，任他如何努力，甚至費唇舌幫忙介紹給讀者，仍是銷不了多少。最後索性讓它放在那裏，書款也不去收。數十年來，他仍固執著這些叫人氣餒的工作，偶爾做一些翻譯，倒也快活逍遙。雖然生活艱苦貧窮，但奉行佛制，過午不食，節約簡樸，也算自在。」

「他如此大志，竟肯到這淺水地屈就，且將大半生奉獻，真不可思議！」男孩感嘆道。

「他開始時沒有想過停留此地，與大羣學者到北京去，打算在那裏大幹一番。無奈遇上文化大革命及種種政治因素，不能入境，只有暫留香港，伺機進入北京。」老師父回憶道：「可是一棍數十年過去，大陸已經開放，可他熱情已減，不願再去。最主要是對大陸的政治民情已失去信心，且年紀老邁，無魄力去闖。數十年來，他除了弘揚佛法的本份外，更接濟貧困人士，輔助有需要人士。當年越南難民潮湧到香港，他亦是少數進入難民營提供輔助的義務工作者。如今仍與散居世界各地的越南人保持通信。以他對中國文化，學識深淵博的身份，當然瞧不起本地的中國人，尤其學識不夠的人，更經常遭他揶揄，常嘲弄擁有大量寶藏的國人何以如此不珍惜，不長進，為中國文化惋惜，常弄至自己不高興，與別人衝撞，但他的內心只希望提升中國文化，希望他人好，希望我們能繼承炎黃子孫的身份。」

但他這些過於熱誠的期望，當然無法叫人接受。因此皆稱他鬼佬比丘，即生人勿近之意。縱使他多次表白，澄清這些叫法不對，仍受到大眾故意針對。這矛盾持續了數十年，仍持續下去，這些固執沒有人會知道維持到什麼時候。」